

當年

—華崗感觸—

☆詠嘉☆

在這種白天也幽暗得像黑夜的日子裏，還能做什麼呢？除了把整個屋子裏的電灯都扭開，讓灯光給我帶來一點明朗的幻覺。其實，我眞不是太苛求的，不能享有眞實的時候，連幻覺也能帶來片刻的沈醉……。

昔日，在風雨交織的夜裏，你總會預期地來尋訪我，不曉得爲何我總是喜歡在此時向你傾訴一些生活的點滴，來舒暢心懷。記得……我說過，大學似乎是僻難所，但又似乎是監獄，我總感到無比的奇怪，爲什麼嬉皮風一股勁的吹到了台灣，旣兒「蹺課風」也猛然吹到草山來呢？多時髦的名詞啊！—「蹺課」！你可知，今天我已榮升暫博士位呢！「Come on! don't tease me!」我很慚愧呢—因爲大禮堂的英文課點名時，我發現98％的同學都到，直到下課我喊起立時只剩我與貞呢！那時我驚訝得臉色蒼白無言可語，我該批他們到呢或缺課呢？我眞是困惑難處。此時白教授以堅定柔和的語氣始安慰道：「所以他人能取得博士榮譽，畢竟他是好學的，蹺課同學上帝自會懲罰他的……。」下課後我蹣跚的走出禮堂，心想除了研究所博士班有此現象，二人上課之外，居然會在此出現眞叫人嘆舌之外，上帝自然看到種種……。

※　※　※

幾分鐘前，還在教室裡聽教授講課，沈湎於人類的歷史當中。但突然鐘響了，我只好收拾筆記與書本，默然離去。想去圖書館看一會書，但經驗告訴我，位子早被佔了。我只好走出文學院。

散步，散步也許有助沈思，而我是愛沈思的孩子。……

近年來，事實使我傷心地感到，許多大學生並無「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」的氣魄與崇高的理想。有的簡直把大學當做是人生流落之僻難所，目的是帶方帽子，以做招牌。人的虛僞使社會居然變做這樣的可笑，我不懂，年青人把自己裝作很高貴，裝得比教本的著者懂得還多有什麼意義？聖人說，他只知自己無知，我們超過聖人？大海是不像江河那樣囂嚷的。其實我們爲何要掩飾自己的貧乏呢？只不過幾年以前，我們還不都是貧乏得赤裸裸地到這世界來！

幾片葉子頓然鏗然落下。我頓時想起假如我是樹，我將是一棵易於感傷地落葉樹。……

人生的知音本來就難覓，我更傷心的感到人生求眞的路上，知音之寥稀。知音稀固是一種悲哀，更悲哀的是不被了解而受奚落與嘲諷。一些我們所敬愛的長輩只是炫耀他們的過去，而結論是對年青的一代失望。我們的人生已夠茫然了，又瀰漫著這些霧，眞是夠我們更須緊握意志之舵，須有勇氣、勇敢的邁步呢！……

※日記摘錄